

临河而居



长江文艺出版社

简介：南书堂，1965年7月生，陕西商州人。从2005年起在《诗刊》、《星星》、《诗选刊》等各类报刊发表大量诗作，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阳光》等几十个选本，曾获《诗刊》、《飞天》等全国诗歌大赛奖。陕西作协会员，现在商洛市政府部门工作。

诗集名：《临河而居》

自序

我的生活离不开一脉山与一条河。山叫秦岭，河曰丹江。它们在默然耸立或喧嚣奔流中，却为我勾勒了一处庸常而充实的生活地理，一处高贵而虚幻的精神地理。

我之所以不用“座”这个非常小气的词给秦岭定量，是因为秦岭太大了，大得超出了我的视野和想象，大得已不属于某个省，更不属于某个人。但当我站在自家院子里凝望时，它迎面而来的气息，使我真切地感到了一种宽厚的抚慰之爱；当我从天气预报获知将有寒流或者沙尘由北南下时，我并不担心和慌乱，知道秦岭会替我阻挡它们的脚步，我便感到了一种博大的呵护之爱。我怕这爱被人抢去，不敢声张，把它紧紧捂在心里，也把秦岭当作了我一人的秦岭。

再说丹江。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上的支流，流过我儿时的村庄，流过我居住的城市，也流过我涌动的血管、翻卷的思绪和香甜的梦境。先前它是可以行船的。一拨拨官员、商贾、文人墨客出长安下江南，皆须翻越秦岭，顺江而去。李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大师们，或在驿站小憩，把酒临风，或骑一匹瘦马，独染霜月，抑或乘一叶小舟，指点江山，写下许多有关这里山水风物的传世之作。于是有人把这条遍布大师们足迹的水陆兼备之路，称之为“诗歌之路”，与另一条同样起始于长安的，通往西域、欧洲的“丝绸之路”相提并论。这一观点，虽然至今未得到官方和学术界的更多认同，这条路的名气也自然没有“丝绸之路”那么大。但它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始终在我们伫足回眸的伟大历史中蜿蜒着，并以唐诗宋词的极品韵致伴随着我们的人生之旅。

这几年，在组织和参与民间文化的调查整理过程中，我深深折服于那些民间文化所富含的地域特色。比如，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在一曲曲诙谐幽默的花鼓小调、山歌里，竟有了一种哀而不伤的味道。比如，一些相邻小村子里，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各自说着自己祖先的不同方言，守着自己祖先迥异的习俗，而未归于大同？再比如，同是悬崖石窟，长江中游一带多为悬棺而葬的坟墓，而在丹江沿岸却家居与坟墓并存。如此等等，令人瞠目、结舌，找不到原委，惟有好奇地看看秦岭的白云，丹江的流水。

我就在这样的地理上忙碌地奔走着，放纵地闲适着，长久地思索着，无端地苦闷着，幸福着、感恩着、梦想着、抒写着……偶尔也因公因私而东西南北地出去走走，也被异地的美景所迷恋，为朋友的热情所感动。但不几天，就会心烦意乱起来，急切盼望回到自己惯常的山水相拥的环境里。遂想：人和草木一样，都是有根的。我可能就是只适宜于长在秦岭南麓、丹江河畔的一株草木，靠这方水土存活，而长出的枝叶，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无疑都有它们馈赠的血统。这一脉山、一条河，就是我的全部。

因此，我的情感，我的笔端，总自觉不自觉地滑向山水氤氲的气象，人们命运的起落，以及历史尚存的余温。我一直试图多角度呈现秦岭与丹江的容姿，发掘它们蕴藏的真谛，追问它们无解的命题，以期我的诗行能够挺立着秦岭的巍然，逶迤着丹江的隽永，弥漫着这方水土之上无处不在的灵性。这本集子收集的作品，就是我2009年至2012年期间一些诗性思索的记录，但愿读者能够喜欢。

2012年12月

目录：

自序

卷一 倒影

醉

云在天上，水在地下

倒影

葡萄架下

莲鱼图

临河而居

怀揣一枚天真无邪的种子

从月光，到月光

早年寄存的一颗心

一年

苍茫一水间

有所思

河殇

偶感

一生里的雨

在心里建一座寺庙

舞台剧

红与蓝

纵与横

生与死

在月光下散步的不只是月光

哪声鸟鸣愿意代表我的啼哭

我不是在这里过夜的人

孤旅者

这个夏天

立冬之日

有关初冬的描述

雪落新年夜

石头

沉默

无可依凭

借一朵白云

包装雨

常在河边走
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忧郁和悲伤归罪于秋风
邂逅
哦，生活
云烟生处，大海蔚蓝
冬日暖阳
无题
谁复制了这真切的幻景
踏青
水的学习史
等你安静下来
必须冷
静谧又布在了广场上
访一位故去的诗人
因为灯
一盏灯就是夜晚的一道伤口
平安夜
月光曲
一只饭碗

卷二 极品之神

热爱
驿站
古道
遗址
铜车马
寂静
壶口瀑布
拜谒成吉思汗陵
在洛南仓颉园
东秦岭
极品之神
秦岭密语
老虎
挥着领袖的手势来到山顶上
求佛者或诗人们
大海做的一个梦
倒塔之诗
后花园
龟山
空谷
英雄

采芝歌

在镇安，想起贾岛的诗句

山

一条河流其实就是一部流淌的宗教

核桃树

石榴花开

山中夜宿

闲草赋

投降书

旷野之花

红苹果

绿洲上的树

竹林赋

在林间

春雨是这样降临的

桃花词

桃花：时而像情人，时而像情敌

一朵桃花是一个使者

桃花妹妹

扑灯者

蝉

墓地

树

淘金记

对蛇的一次观察

捕鸟记

卷三 一个人的泪

如果我是一缕风

回故乡

挑水的母亲

母亲的菜园

一周岁的父亲

祭父

写在诗里的故乡已大面积崩溃

一个叫云的女人

在城市，我寻找着故乡的影子

河流

幸福

秋的高度

又是秋天

一棵树站立的地方
井
那些坚守着的事物
不变的景象
青草地
麦秸垛
蒙太奇
担心
大风起兮
水鬼

晨
坡地上
大棚菜

走动
忘不掉的地方
雾
奔跑的麦子
一块良田

暮晚
乡村之夜

打糍粑
赞美诗
喜与悲可能来自的方向
小镇一日
一个人的泪
窑工
候鸟一样的乡亲
诊断书
村子
新织女牛郎歌
最后的落叶
景色如画
发现狼
雨夹雪
叹息
打桩记
无人倾心的美
午后，来到银杏树下的人

卷一 倒影

醉

一匹马来到原上
它踩出的蹄印，是一盏盏酒杯
斟满细嫩的风和雨水
一声声嘶鸣，仿佛
分送给人间的邀请函

此刻，我仍在宣纸上涂染
墨汁一样的孤独，我画的马匹
快吃光了我内心储藏的草料
是屋檐下的冰凌告诉了我赴宴的消息
它也替我先流下激动的眼泪

我还在恍惚。而画中的马匹们
似乎就要冲出门去，急不可耐地
奔向它们的天堂

早我而来的河柳已酩酊大醉
一些草木已绽开醉人的花朵……
我想我也该借助四两东风的酒力
醉它一回，哪怕醉成一片狂乱的春天

云在天上，水在地下

云在天上，水在地下
如此疏离，仿佛风马牛
云跑下来变成水，水飞上天变成云
这种理不清的关系，仿佛蛋与鸡

我夹在它们中间，我的身体、目光
像铁轨，运送着它们的转换、轮回

我是一朵云，还是一滴水？
它们有时把我看作朋友，有时又看作敌人

我的悲哀由此而生——
揽云云散，挽水水流

倒影

不只是一座山有倒影，山
把自己投放到水里
像涂鸦，却无法模仿
像窖藏，却托运不到天空的集装箱
像孵化，破壳而出的却不是一群小鸭似的山岗
这伟大之物，连倒下去的影子
也是伟大的

不只是一棵树有倒影
大地收录了它默然的伫立、迎风的奔跑
收录了它枝叶的摩挲、枝头的鸟鸣
并制成一帧帧黑白相间的老照片
而在大地的另一个界面上
树的根系的倒影，茂密得如同
我们体内的脉管

日月之下，万物皆有倒影呵
它们影影绰绰，短短长长
有的我幸运地看见，比如
躺在文字里的历史
伏在裘衣上的老虎
有的我看不见，比如死，比如虚无
但它们竟那么清晰而真实地伴随着我们

葡萄架下

葡萄藤爬成一种生活的形状
凉棚与长廊，隔开俗务
正好适合我的闲散
风是我豢养的小犬，不停地舔舐
我的衣角。阳光是经过筛选的
不刺眼，绿绿地来，又绿绿地去
偶尔下雨，雨顺葡萄叶柔软滑落
并不似敲打芭蕉，发出
坚硬的相思与苦愁
我躺在椅子上

或翻看一张旧报纸的花边新闻
或记下鸟雀朗诵的一首抒情诗
而葡萄串如灯盏，悄悄递来甜腻的光
如果有朋友造访，我们便推杯换盏
在棋盘摆布可能的人生
当然，我无法像陶公、王维
执意于田园。更多时间
我不得不抛下我的葡萄架
回到火热的生活中

莲鱼图

我向往这样的生活。有半亩方塘
碧绿、清澈，微微泛着唐诗
或者宋词的涟漪。有莲，婀娜
丰满，像我家隔壁的女子
迎风摆动的裙裾下，荡漾着迷人的
气息。有鱼，围着莲的笑声划出的半径
游来，游去，偶尔跃出水面
像大丈夫拔高着属于他的幸福感
我想让它们的殷实，清幽，欢愉，一直
闪烁在一个叫做连年有余的词语里
也被青蛙这位伟大的乐师，谱成
一段弥久不衰的经典乐曲
我真的向往这样的生活。但因为
它太完美，充其量，我只能拥有几个片刻
更多的时候，我只能雕一幅木刻年画
挂在墙上，慢慢地欣赏，慢慢地嫉恨
用苦涩的舌尖，舔舐嘴角还没有
散尽的余味，继而转身
走在风风雨雨，五味杂陈的日子里

临河而居

临河而居。我所看到的事物
都顺应着河的走势，沉潜着河的气息
柳是河柳，风是河风
城市沿河蜿蜒，村落依河散居

就连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倔强山系
也得在河经过的地方，留出沟壑
温柔地平缓下来。一条河
不由分说地统领了我们的生活

临河而居。我也是一条行走的鱼
我总能从另一条跃出水面的
鱼的眼神里，打探到自己命运的风雨
我却没有和鱼称兄道弟
我已习惯了把一颗动荡的心，交给河水
让它洗涤、抚慰，接受它母仪的节律
但我未敢庸俗地喊一声母亲
我常常坐在李白白居易坐过的青石上
发一点感慨，抒一点忧伤
我知道，在众神远去的时代
值得我们敬仰的，惟有这河了

怀揣一枚天真无邪的种子

我想勒住时光的缰绳，让它
调转头来，驮我返回童年
返回那片青草地，我撒欢，打滚
与一只苜蓿花上的蝴蝶交换紫蓝色的心得
我甩着羊鞭的闪电，王子一样
把红彤彤的夕阳和白花花的羊群赶下山坡……
我一直怀揣这种天真无邪的想法
像怀揣一枚天真无邪的种子，而我
久居的城市，找不到它发芽的地方
即使偶尔回到乡下，依然满目苍茫
我因此怀疑自己可能真的老了。但有一次
过一座独木桥时，我惊异地发现，我并不是
想返回童年的唯一的人，这河水，这小桥
都是与我同病相怜的知音啊——
河水在迅速逆上，似乎一部分已回到
童年的山涧。桥也在走，桥含着
作为树的委屈，走向它童年的密林
它们鼓动我，推搡我，让我省略了

跋涉我的童年，甚至人类童年的诸多艰辛
我落入了水里，仿佛直接回到了人鱼时代

从月光，到月光

当然，可以是很长很长的路
一生那么长
也可以只是个转身，原地不动

当然，可以把微风的吹拂当作情人的臂腕
把夜虫的啁啾当作神赐的绝句
也可以把满酌的孤寂，饮成内心的大海

做过的事如射出的箭无法逆转
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倔脾气
人至中年，肩膀上尽伏着时间的暗伤

月光之下，风尘有了确切的重量
从江湖险恶到世态炎凉
慰藉平生的惟有月光呵，惟有月光

早年寄存的一颗心

跃出水面的鱼荡起一条河的涟漪
惊飞的水鸟荡起一片天空的涟漪
而我徘徊河边，只能荡起
一些记忆的涟漪

早年寄存的一颗心
如今该得到怎样的首肯和追认
它，是否还和一尾尾鱼做着快乐的游戏
是否还站立岸边的礁石上，沉醉于
波涛的音韵，是否还拨开
苍苍蒹葭，窥视在水一方的伊人

哦，倘若这颗心还酷似鸟蛋
破壳而出的啼声，开启了哪里的黎明

倘若它还像一枚红润的夕阳
风中的河滩，会不会点燃理想的火焰

其实，这颗心一直就在我的体内
并带动着一条奔腾的河
只因我在另一条河流里愈陷愈深
忽略了它的安静、美好和清纯

一年

一年中走过春夏秋冬的马蹄
大地的凸凹里
还有它们轮番执政时盖过的印章

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仿佛十二个汉子伫立的筋骨
风吹弯了它们，也吹落了我的喜忧
我该拣起哪一粒作为来年的种子？

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令如同二十四卷
布满讖语的秘笈，我的家国之事
有幸或者不幸被言中，而那些蛰伏的事物们
能否沿着农历的雨水，如数返回？

一年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子是怎样的一群鸟啊
它们扑棱棱全都飞走了
飘零的羽毛，多么像我散乱的怅然

苍茫一水间

苍茫一水间。透透迤迤里
夹杂着雾岚，微寒，和水草的渐次枯萎
有山脊倒立于水的影影绰绰的黑
调和着水波泛起的亮晃晃的白
……已不必谈论美与不美

恬淡与宁静，应是一种极致之态吧

可谁总把它们推向动荡不宁之中
一如从十月逃往十一月的这个清晨
一如在水边久久不愿离开的一个

有所思

我的造访，没有妨碍山梁独坐于
自身的秩序中。鸟鸣在上，水流在下
浅草里开着大片大片的野菊花
只有风走来走去，仿佛随处都有它的家
都有它关系稳定的亲戚，我有所思——
一个不以法律和制度统辖的世界
竟如此安然与静好

登临高处，天地自足
见一群大雁排着工整的人字形队列
俯瞰有点潦草的人间
凝望那优雅的身影，我有所思——
我是不是它们中的一只
因为折了翅膀
只能将山梁，当作理想的高度

时序已从春轮回回到秋
山上的事物依然有蓬勃的心跳，蓬勃的力量
彳亍间，我却平添了几分沧桑与自卑
步履明显多了几分沉重与疲惫
我有所思，但我的思绪
不比一枚落叶更具意义，而会
比一枚落叶更加迅疾地跌入谷底

河殇

水流逝尽，只撇下一条河的尸骨
水流逝尽，河哺育和恩泽过的事物们
已没有谁愿做它的孝子贤孙
倒是乌云派来的雨滴
仿佛另一个国度遣使者前来吊唁
礼节性掉下的眼泪

当鱼虾以敏锐的嗅觉
在河仅剩一丝气息时，悄然离去
谁还怀疑它们异乎寻常的

薄情、寡义和势利——
当乌鸦啄食了河边最后一条蚯蚓
而不显露悲伤，谁还会
把它的乌黑看作忠贞与信仰——

是的，当沿河的人们
在河未寒的尸骨上掘取可能的沙金
还有谁认为，这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

多么悲哀啊，惟有那些
被河流鞭笞、践踏、抛却过的石头
依然沉默着，本分着，它们
或抹去伤痕，甘为墓碑
或紧抱河曾经的水位、律动、身影
如同紧抱着自己的亲人

偶感

树叶摇晃如阔大的手掌
我的目光和早晨的阳光，几乎同时落在
一只毛毛虫的睡眼惺忪上
哦，如果时光能回溯
树叶就能变成一个乡间的旧式摇篮
我就能再次拥有这毛茸茸的温暖

一生里的雨

春天的雨，晶莹鲜亮
它毛茸茸的歌声拨撩着大地昏沉的睡梦
一如我的童年少年
我好奇地打量世界，偶然使小性子
稚嫩脚丫间
长出一个家族的新绿

夏天的雨，血气方刚
它身披电闪，吼着雷鸣
一如我意气风发走在青春的路上
我浑身蓄满纵情的雨水
爱了是一场暴风骤雨
恨了也是一场暴风骤雨

秋天的雨，从容执着
它用坚定的针脚缝补一季收获的残局
一如我，用步入中年的旷达饱满
抚慰顺理成章的沧桑
瑟瑟秋风里
释然和忧伤，一同挂在空空的枝头上

冬天的雨，洁净轻盈
它给人间送来一件件温暖的棉衣
一如我已卸下一生所有的重
只带满头飘飞的暮年白发
缓缓俯向泥土
去提携下一轮春天

在心里建一座寺庙

我一直想建一座寺庙
我知道，它比建一座房屋更考究
更耗费时间和气力
我曾经考察过大大小小不同的寺庙
力求在风格上兼容并蓄
我先后讨教过建筑师、牧师、方丈
力求在抗震性、防腐性、庄重性上做得更好
我要它典雅、素朴，符合信仰规范
我要它宽敞、明亮，容纳所有美善

我要在心里建这样一座寺庙
它已耗去了我前半生光阴
它还将耗去我后半生光阴
我的积蓄，除一部分用于身体正常运转
其余全花在了它上面
我清楚，我的任何一个纰漏和错误
都会影响它圣洁的品质
我总劝告自己，施工过程中
要尽可能地谨慎、小心
以前我并不写诗，为配之于在建的寺庙

现在我要做个诗人
因为诗人是可以站在寺庙前
倾吐心声的人

舞台剧

画几枝桃花，模拟春
用雪花机吹出的泡沫，制造冬
月亮凝固在幕布上，表情躲藏在脸谱里

以灯光的明暗调试夜与昼
以音乐的舒缓，低沉，急促，高亢
掌控悲与喜的起承转合
其效果，比现实更逼真，比律令更权威

剧情沿早已设定的荆棘匍匐，仿佛
驮着这个年代和另一些年代相仿的命运
台下的观众，仍在高潮部分准备了
哗哗的掌声和眼泪

而那个出场的人仿佛一件道具
他的唱念做打，只是
对他道具身份的反复确认

红与蓝

她擎着红。红衣，红发，红嘴唇
声腔和言辞是一串辣椒的红
激情和欲望是一团火焰的红

他执意于蓝。深沉，冷峻，不动声色
像一片湖。他躲在一圈一圈烟雾里
像蓝色的核

红与蓝，像一动一静的两匹马
于爱的版图上，扩张或退守
卷起阵阵狼烟

当颜色的芒刺略感疲倦
生活的亮度调至紫色
人已暮年